


无愁河的浪荡汉子·朱雀城

黄永玉 著



卷二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[Handwritten scribble]



朱雀有几个著名的“朝”神，一两个“醒醒家”的人。“醒”字，字面上解释为“病酒”，铺开来讲，又有点“游戏毕，心饱于悦乐”的意思，那就很对了。有这么一种人，不怎么“朝”，总是自得其乐的满足；与人为善，不激越狂暴，却常受大人调侃、小孩欺侮。

哥嫂家在正街靠近曹津山铺子的“甓怀子”，是成天在街上闲悠的人。剪的是个尖尖稍长的平头，有点柿子红夹白颜色，四十来岁年纪。白皙皮肤，尖鼻子，眼珠子还有点黄，清瘦的身段，沙沙的嗓子，像是从西域过来的遗孀。这家人怎么个原因流落到远远的山缝缝里来的？要明白了，定是个好听的长“古”。

甓怀子从不恶人，偶尔有点缠绵，温和地在你周围打转要点摊子上现成东西吃。不给也行，再凶点他就走。

“来吵！来吵！搞点来呷下吵！——哪！这样吧！我给你尝尝味道，要好，我帮你吹出去，我满城喊！——好！好！不要动手！我就走！你看！我不是走了吗？——噫！你这人不好商量，我都走了，你还不给我来一块？”

眼看卖东西的认真了（其实不是真认真），他会不怨不怒地悄然隐退。

遇到龙钟老娘摆摊子，周围没人也会就便薅块东西放进嘴巴的。

“你个悖时的甍怀子！看我报送你‘大大’去！不给你夜饭呷……”老娘子骂是骂，倒也觉得这人有趣堪怜。

碰见苗族汉子挑点什么进城，不知就里，会让他打官腔吓住的，“站住！哪里来的？开条子盖印没有？嗯？”

如果碰到群十五六岁的少年男子，便会叫住他：“喂！甍先生今天哪个衙门办公？”

“旅部！”

“办哪样公？”

“画红杆杆杀人！”

“今天杀几个？”

“三八四十九个！”

众少年兴趣来了，“甍先生，来一段戏行不行？”

“今天呀？”

“不是今天哪天？当然是今天！”

他愁上眉头，“你看，行头都没在身边……”

“随便来一盘就行了嘛！”

他顺口一声，“拿根纸烟来嘛！”

少年折了根麻秆子给他含着。

“哎呀！来哪一句呢？”

“随便！快点，快点！听完我们好走路！”

“莫急，莫急！等我运运气……”咳嗽清嗓子，“看，来了！”

“——唐王噯！马陷……乌呀！……乌，泥，浆啊！……怎么样？”他得意非凡，“不晓得怎么搞？今天的嗓子硬是特别之清亮！……清不清亮？回话！”

少年们笑成一团，大着嗓子叫：“清亮！狗日的甍怀子嗓子最清亮！”

更小点的伢崽晚上甚至到他北门上的“行宫”里去。那是间带楼的小木房，铺满厚稻草。听他摆龙门阵，信口乱煽，“蒋介石惠州打朱元璋”，“唐明皇大战董开先”。（董开先是哪个？他也不晓得。大家都不晓得。）他善良，也不邪恶，人大方，有东西爱请人吃：“卫生，绝对莫怕！我病过没有？你老实讲！”

文星街城墙边上有间土地堂，里头住了个罗师爷。

师爷照理讲是个有身份的。可能他以前真做过师爷，或是后来人取笑他安上的都难讲。

他中等身材，微胖，耸起头发，唇上留着夸张的八字胡。到冷天，中山装外头套了件短大衣，旧到极致，要小心分辨才能看出曾经有过的那种格局款式。眼前已经融为一体，甚至可能黏在身上揭不下来。

没听他诵吟过文章和诗句。他永远自我忧愁，头耷着胸脯往前蹿。

朱雀城少人穿大衣。传说著名的三件半大衣中那半件就是

他的。一个人能穿上大衣可想而知有来头，在罗师爷身上却看不出痕迹。

土地堂的供品自然由他个人包受。平常日子，街坊上会想到他，让伢崽端点剩饭剩菜送到土地堂去。

“罗师爷！哪！”

“嗯哼！”乌黑的角落里答应，“候着！不看我在忙？”

街上行走的时候顽童纠缠不休，扯他飘零的烂衣，他会转半个身子对人警告：“莫闹！你闹，我只要稍微一抬手，你就会摔几丈远，不得开交！”

又有人讲，他是婆娘跑了“朝”的。

老祥。

老祥是个苗族人。有个娘，还有个姐，都住在王家弄。

他是个非常近的近视眼。冬夏都是一件厚厚的大襟苗短袄。敞开三两颗扣子，扎根帕子腰带。

不停地拿手指头“趟”着手上锋利的小镰刀。

有人讲，老祥喂了只大老鼠在棉衣里，讨来饭，自己吃也喂老鼠吃。

老祥不惹人。你惹他，他便拿手上的小镰刀朝后头空中砍，并且做着屁股一拱一拱的动作，不辨方向地骂人：“米！米！米！麻雀^❶卖送你！”

他时常在文星街熊希霭门口讨饭，坐得特别久。他晓得熊家人对他好，门口又宽又凉快，青光岩的大门槛上

❶ 生殖器。

还可以磨刀。

传说他背娘过跳岩，到河当中要娘叫他做“男人家”^①，不叫不走。一个老娘子悬在水响哗哗的跳岩上是很怕人的，只好喊了，一边捶他背脊，骂他“悖时”的。

这难叫人相信。他头脑简单，不会懂得做“男人家”的意义，是闲人无聊编出来糟蹋他的。年成不好的日子，他背着娘在街上讨饭，很让人伤心……

唐二相。

唐二相其实算不得“朝”。

他是个打更的。没有家，一个人住在观景山庙里楼上。

这个楼四围遍览城郭。

全城人一辈子一半时间和他有关，睡觉时听他的更声；早上醒来，没人想起好言一句。

他不稀罕。

谁愿意做打更的呢？白天当夜间，夜间当白天，“众人皆睡我独醒”，一架活的“铜壶滴漏”。

黄昏定更炮开始，黎明结束，年年、月月、夜夜如此，没人帮忙，无人替换。

他有没有老婆？不晓得！不过，他该有老婆的那一大段年龄就打更了。唉！耽误了！近五十岁的人早就失掉跟哪家妹崽

① 丈夫。也泛指男人。……亲近、讲白话、“逗腓子油”^②的机会。

② 眼色调情。

……哪个肯嫁给住在山尖尖上、颠倒过日

子的打更的人呢？

这方面看起来，他好像不在乎；自然，不在乎并不等于不努力。

午炮过后，他下得山来，看他换了件阴丹士林布罩衣，脑壳的分头用口水调抹得整齐光亮，穿街过巷，来到登瀛街女学堂门口，面带微笑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背手仰头地慢慢徘徊。

学堂高班女学生看了便去报训导主任尤先生。尤先生是个“改良小脚”^①的老姑娘，扭着扭着走出来，压抑满肚愤怒，“唐二相！这是教育重地，一个男人家，门口来回走动不好看相！到别处去吧！以后莫再来，免得政府晓得了，一报，会坐班房的……”

每回这种话都由尤先生口中说出，也都见效，唐二相听完就走，三五天再来。根绝唐二相的这种雅行的办法难找。

去了学堂，必定到曹津山铺子门口红板凳上小坐。

“二相作诗了吗？”人问他。

他闲愁无奈地舒着长气说：“作了啊！”

“读给大家听听！”

“好！”他站起来，“——摇头摆尾踱方步……啊！学堂女学生随侍着……啊！白话文诗比文言诗难做万倍……”

“就两句？”

“就这两句，也费了我好多功夫！”

曹家少老板端来一小碟什锦烧腊肉，有薄菲菲的牛肉巴子、猪耳朵和一小杯子“绿豆烧”，轻轻对他说：“请客的！”

朱雀城，怕就是曹家一屋人最怜惜他了。 | ① 缠足后又放了脚。

他喜欢曹家临街这几张矮红板凳。坐着慢慢喝酒看来往生熟行人。

中营街口高卷子^①京广杂货铺有人拉京胡唱戏，“……忽听，万岁宣应龙，在朝房来了我这保国忠。那一日，打从大街进，偶遇着，小小顽童放悲声——”

“错了！”二相说，“襄阳音，‘日’字要唱‘立’字；‘街’不唱‘该’，也不可唱‘揭’，要唱‘家’音。狗日的外行！”

隔凳子喝酒的几个熟人说：“你个打更的懂个屁？”

“喔！你妈个打更的还预备这么多学问？”

“莫‘絮毛’^②老弟！打更也是政府一员！听过‘鸡人’没有？周朝管时间的官。”

“‘鸡人’没听过；‘鸡巴’听过！”众人哄笑起来，“你是个‘鸡巴’官！”

唐二相偏过头去喃喃说话：“……犬豕不足与论道，这帮人对文章学问过分得‘狠’了！”

曹老板走来轻轻地对二相说：“莫理他们，这些人无聊。好好喝酒，喝完上山，下次再来……”又转身对另外那批人皱皱眉毛，摊一摊手，“何必呢？”

遇到真情的人，他喜欢，他信服，会捏着你手杆问：“喂！昨夜间，我那个三更转四更的点子密不密？妙透了是不是？”

“我讲直话，老子困得正浓，顾不上听……”人说。

① 卷子，指口吃的人。

② 玩笑、逗弄之意。

“哎呀！可惜！我这么用神，你怎么错过了呢？好！不要紧，今夜我给你来个更

密的，你要注意了。是三更转四更……”

人应酬他，打着哈欠答应：“喔！喔！好啰！好啰！喔！”

有谁想到过，有个人夜夜活在全城人的梦里？

谁把这个孤单人扔到世上来的？

有一天，唐二相不在人世了，夜间哪个再来打更给人听呢？

只剩下玉皇阁、三王庙、文庙殿角尖的铁马铃铛在夜风里叮当作响了。甚至——

有一天，那些铁马铃铛也没有了呢？

夜里，哪样声音都没有了，静悄悄的，夜不像个夜，要好几代人才能习惯的！

有一天上街，王伯告诉狗狗：“要是街上看到‘萧朝婆’你莫怕。她是你远房又远房的婆。

“现在她穷，四门讨饭。年轻时候是个漂亮小姐，会吹洞箫，做诗，弹琴，写字，绣花；眼前像个老妖怪婆，又难看，又肮脏，最是受罪造孽。少人晓得她的前尘事，把她当平常叫花婆，得不到人可怜。她高声叫骂往年害她的人，也骂眼前路过的远亲。掀人家的臭事。

“你莫怕，她不认得你。

“认得你婆，你妈，有时也骂，不敢骂你爸，更是怕你爷爷，她说，遍张家，只有你爷爷是正经人，叫他‘大哥’。”

狗狗听王伯说过这一回，就一直想萧朝婆。

萧朝婆做哪样又恶又可怜？

称赞萧朝婆长得好看的人都老了，死得差不多了，失传了。

萧朝婆自己六十多，好看说不上，头发倒是一根不白。

要是拿皂荚好好洗刷一下，弄得清清楚楚，完全像上海画家钱慧安笔下那种美人，鹅蛋脸颊，凤凰眼，悬胆鼻，小嘴巴，一大把黑头发。

萧朝婆丈夫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当知府。接她到任上时没料丈夫讨了个“小”，气就涌上来。自己有脑筋，晓得反是反不了，便想方设法要那个“小”一下倒马桶，一下倒洗脚水，一点不顺就扑她的肉，抽鞭子，跪踏凳^①，很耍了几个月威风，口口声声说给点下马威“小”的看。

越闹越凶，吃饭摔碗打盘，辱骂丈夫，几回知府问案子时闹到公堂上，丢尽丈夫脸面。

又吞鸦片烟膏，上吊，拿剪刀剪喉咙。没办法，知府便派几个人强送她回朱雀，让她一个人过好日子算了。

她不想过好日子。她上街去宣讲丈夫的臭史。天天围一大圈人听她一回二回地摆！有人搭信给她丈夫。

不久便又接她回任上，带全了箱子笼屉行头。轿子抬到苗乡里，把她嫁送一个老实单身苗汉。这一下翻天了，拿把菜刀从里追到外，从坡上追到坡底下，没人敢挡，也没人敢劝。那个苗族汉子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躲去亲戚家里不出来。

她呢？一个人回城里了。状告到县衙门，让轰出来。城里恶人多，也有见她不怕的；所以气更逼在肚子里，只等丈夫回

① 床前踏脚长凳。 | 来算账。偏偏丈夫这时候死了。

一月两月，一年两年过去，“扁担挑‘凌勾板’^①，两头空”，只好提着口竹篮子，装着全套家当，上头伏着块布，每天上几家过去有来往的人家门口。

这几家都是跟她丈夫有交情的当官正经人家。文星街熊希霭家，北门上唐力臣家，正街上田三胡子公馆，岩脑坡滕文晴家……来到大门口石马凳上一坐，“把点饭！”若里头没有答应再重复一两次，还没人答应便上别处去了。她也从不认为自己这样是在讨饭。

不会没人理的；要不理，定是没听见或是出门。她料得定这些人家一碗饭、一点菜的余情。

她会剪鬼斧神工的纸花，一种绣花用的花样“底子”，不剪纯粹供欣赏用的窗花。袖口啦，胸口啦，裙边啦，伢崽兜肚啦，鞋花啦之类。送她饭，和颜悦色求她，她就剪。她不剪苗花。要她剪，她会骂：“我是什么人？剪卑陋之物！”

她有把锋快的剪刀，除剪花还可防身攻敌。佻皮伢崽要估计好逃跑退路才敢叫她声“萧朝婆”。她不理睬，有时也理，横眉瞪目：“‘朝’哪样？有何好‘朝’？我这是悲苦缠身！你妈、你姐妹、你婆才‘朝’！我堂堂‘七品夫人’无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朱雀城县长帮我鸣锣开道我都不要！”

落雪天，她萎缩在街角。残忍伢崽装成怕冷样子求她在“火笼”^②里烤烤手。她便慈爱地把衣服张开来，“快来！崽！你看手都冻红了！”

① 冰块。

② 里面放小陶钵烧炭取暖的手提竹篮。

那伢崽在“火笼”里丢了颗小炮竹撒腿便跑。

这伢崽后来长大在河里淹死了。他妈哭了半年。

有人碰到“羝怀子”，“羝先生！想不想讨嫁娘？”

“想！怎么不想？”

“那，我帮你做媒！”

“哪家的？”

“萧满孃吵！”

“嘿！有把快剪刀，我胆寒！”

再就是“侯哑子”。

他跟家婆住在东门井，有时候也在北门上土地堂过去一点、标营头也姓侯的人家里扎狮子、龙灯脑壳和风筝。风筝是全城最好的。不扎花样，只是横一块直一块，平时卷起、放的时候撑起来的那种。

他在上面画人物，是永乐宫壁画的那类。开脸、衣冠、动作勾得都合法度，不晓得是哪个师父教的。

论风筝伢伢，全城第一。其实排在大地方，也是少有。

所以他的风筝贵。固然风筝做工是一回事，要紧的是他的画。稍微懂点画的伢崽去买他的风筝，见到他，会尊敬得发抖。

他做风筝卖是养他的家婆。

他画风筝用悬腕。先勾灰墨，再在要害部位勾上浓墨，又在全部轮廓内圈上勾一道白粉；一切做完，才认真敷色。

画到半中，忽然放下画笔，将右手卷成一个喇叭“胡！胡！”

吹将起来，吹完，再畅快地宣讲：“哼啦！嘟噜！啡哩胡！拱龙，拱！嘭！嘭！咕噜！碰！……”虽然晓得他在高兴，倒是一点也不懂他的意思。

一通搞完，再继续画画。

隔一两年发一段疯。在城垛上行走，两手撑着城垛子打秋千，脱下裤子露出光屁股，吃狗屎……

不要好久自然会好，又乖乖地画风箏卖。

他有时候讲话，旁边的人勉强听得懂三两个实在的字，只有他家婆明白所有的意思。

他从不招人惹人，走路挺胸，拖着脚板一步一步地迈。论相貌，算个清秀端正人物。

五月过去一点，有一天，放过午时炮之后，六年级学生李承恩、梁长濬两个人从北门街上跑进考棚来大叫：“张校长！张校长！杀共产党了，张校长在哪里？张校长！你快走！杀共产党了！”

幼麟从办公室走出来。

“你快走！杀共产党了！韩仲文，还有那个姓杨的、姓刘的都绑到赤塘坪去了！校长你快走！”

幼麟奔出考棚，只两家就是自己屋里后门，屋里去找柳惠，不见；找伢崽狗狗，也不见。过后，自己也不见了。

王伯和狗狗正在箭道子广场上看河南佬耍猴戏，忽然外头有人大叫：“砍共产党了！抓了好几个！”知道不好，夹起狗狗沿城墙往家里就跑，进到屋里只见婆一个人坐在堂屋发痴。

空荡荡顾不得她，又冲出前门夹着狗狗直上“陡陡坡”出西门过桥奔赤塘坪。果然那里远远围了千把两千人，分开众人走近一看，地上躺了三个人，脑壳和胸脯都有乌血。不是狗狗爸妈。

王伯抱着狗狗出来，在河滩上找了块岩头坐下。

“王伯，你做哪样？”

“狗狗，王伯要死了！没有气了！王伯要死了……”

狗狗看王伯想站起来，又瘫倒在泥巴地扯气。

狗狗坐在王伯旁边，他四围地上长着“狗狗毛”^①，有的地方是红泥巴和青光岩^②，几只大蚂蚁四围走……

好久，好久，王伯才撑起来，见狗狗坐在旁边，场上人慢慢散去。她软着嗓子：“狗狗！我们转去吧！你自己走得吗？我拉你慢慢走啊！”

堂屋里坐着婆、四满、四婶娘、孙瞎子和九孃、四舅，还有沉沉喜喜和保大、毛大和柏茂，堂屋静悄悄。

四婶娘轻轻地说：“是不是把狗狗先送到得胜营去一下？”

“不行！一路上弄不清楚！”四舅说。

“南门上姑爷家呢？”四婶娘问。

“和屋里不是一样？”四满说。

“可不可以送到楚太太那边……”

“吓！简直笑话！”

① 莠草。

王伯说：“我带走吧！到我‘木里’乡下去！”

② 鹅卵石。

……

“……这是个办法！马上走！有事我会派人报信。跟伢崽和别的人都莫讲这些事。”四舅从口袋摸出两块银元，“你先拿去用，过两天我再送来！”

“别的事，我晓得……乡里不用钱！”王伯进屋给狗狗收拾东西。

沉沉跑过来拉狗狗的手，晓得屋里出了吓人的事。

为了妥当，王伯带着狗狗睡在后门隔壁周家染匠铺的布堆上头。

待染的蓝靛布堆到屋顶，又软又干净。上头一躲，鬼也找不到。天亮城门开了，王伯带狗狗头一个出北门。乡里等开门的也一窝蜂拥进来，这就一下子混出去了。王伯带着狗狗，还挑了三十斤米、一斤盐和两斤茶油。过跳岩之前，王伯回头看了看城楼子，心里对狗狗说：“崽呀崽！过后日子有没有爹妈，由不得你了！眼前，我就是你娘！”

过跳岩，狗狗说：“我过过跳岩，去家婆屋里。么舅骑马送我转来的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

“我回来，太就没有了；后来沉沉就病了。妈和我买鸡蛋糕和橘子送她吃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王伯答应。

“嗯！”狗狗也说。

“你再讲呀？”王伯说。

“没有了。嗯。”狗狗说，“我喜欢你讲你小时候。”

王伯背上是狗狗，肩上是三十多斤的扁担。上坡的时候扯着气：“你想听王伯讲话，王伯有想讲话，十天一声不出都行；要讲，九天九夜都讲不完。不想讲，光讲过去的事有哪样意思？又不是看戏？”

“我从小就没人要。天旱收不到谷子，把我头发上插根草赶场卖了。我又瘦又干，没人买。几次都卖不掉。跟在我妈后头回家，我妈讲我丑，要好看一点点早就卖出去了。她有气。我不好看，其实也不丑，只是干瘦。我不晓得该怪天，还是该怪自己？”

“我讲，妈！你只一个女，你莫卖我，我去山里挖葛，挖不到我不转来，挖到一次就转来一次，就当没有我好了。你卖了我，得钱只吃几顿就完了；不卖我，我一直在你眼前。我不烦你；不喜欢我，我躲着就是。”

“我就在山上挖葛板。哪来的锄头？用手。手指头挖得见骨头，挖完了拿黄泥巴包起来。我捡‘羊奶子’、‘酸叶苞’、‘洋桃子’、‘救兵粮’^①吃。葛板根要煮了才能吃，生吃哈喉咙，会死。”

“我拿棒棒打兔子，挖山老鼠，打鱼，捕鹤鹑，捉蚱蜢和‘叭鸭氏’^②，敲火石点火烧吃，有时落雨火不燃，烧也不烧，就一口一口生着嚼。”

“我爹骂我像个鬼，是鬼变的。我骂他：‘你才是鬼！’我

① 都是野菜。 不怕他，我跑得快，他们哪个都抓不住我。晚上

② 蝉。 也不行，我耳朵好，他们一起来我早跑了。